背影

朱自清散文選

朱自清　著

起司樹 Cheese Tree　排版示範

排版樣書

書名：　背影　朱自清散文選（排版樣書）
作者：　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
出版者：　排版示範，非實際出版
設計排版：　起司樹 Cheese Tree
ISBN：　（正式出版時填入）
文字：　公有領域作品，取自維基文庫；版本見〈編者說明〉
插圖：　程式繪製（AI 輔助），非手繪
字型：　思源宋體 Noto Serif CJK TC（SIL Open Font License 1.1）
規格：　二十五開（一四八×二一〇公釐），直排，三十二頁，騎馬釘

本書為排版示範樣書，沒有實際印刷發行。

目錄

編者說明……4
歌聲……6
匆匆……10
綠……14
背影……18
荷塘月色……22
作者簡介……26
插圖……27
校訂記……28
排版說明……30

編者說明

本書選錄朱自清早期散文五篇，依寫作先後排列：〈歌聲〉（一九二一）、〈匆匆〉（一九二二）、〈綠〉（一九二四）、〈背影〉（一九二五）、〈荷塘月色〉（一九二七）。

文字依據兩部初版文集：〈歌聲〉〈匆匆〉〈綠〉據一九二四年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蹤跡》，〈背影〉〈荷塘月色〉據一九二八年上海開明書店版《背影》，都取自維基文庫（zh.wikisource.org）所收的原書掃描。〈匆匆〉〈背影〉〈荷塘月色〉用維基文庫對照原書的逐頁校對稿；〈歌聲〉〈綠〉維基文庫只有未對照原書的文字，本書依原書掃描逐字校對。

用字、標點照《蹤跡》（一九二四）、《背影》（一九二八）初版，少數推定和校訂見〈校訂記〉。「靑」「淸」「眞」「爲」等舊字形，「着」「衹」「彷彿」「那（哪）」「狠（很）」等異體與通假字，以及人名、地名旁的專名號（直線）、書名旁的書名號（浪線），原則上照原書；「淸」「靑」「眞」「爲」「告」「囘」「罷」七組，同一本書的篇章統一。其他只是筆畫寫法不同的字（如「溫／温」「腳／脚」「涼／凉」「尚／尙」「麼／麽」），依底本或通行字形，沒有逐字照原書，也沒有全書統一。〈歌聲〉〈綠〉篇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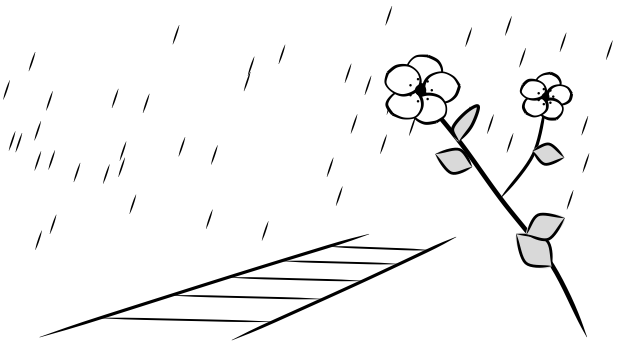
註、各篇末尾的寫作日期，也都是原書所有。

本書校訂共九十七處，逐條列在另附的《校訂表》，並註明原書的頁碼和行數：其中九十六處是本書文字與維基文庫版本不同，依原書（〈荷塘月色〉「縷縷清香」一處，是維基文庫校對稿誤重一字）；另一處〈荷塘月色〉「蕩舟心許；」，原書此處印成上下兩點（形狀近「：」），依文意和同句對稱（梁元帝〈采蓮賦〉引文）作「；」。

各篇篇名頁的插圖為程式繪製（AI 輔助），不是手繪。本書是排版示範樣書，出版者、ISBN 都是示範，沒有實際印刷發行。另附的直排電子書（EPUB）跟印刷版用同一份文字資料，內容相同。

起司樹 Cheese Tree 編

歌聲



昨晚中西音樂歌舞大會裏「中西絲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眞令我神迷心醉了。彷彿一箇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一）默然灑在我臉上，引起潤澤，輕鬆的感覺。新鮮的微風吹動我的衣袂，像愛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樣。我立的一條白礬石的甬道上，經了那細雨，正如塗了一層薄薄的乳油；踏着祇覺越發滑膩可愛了。

這是在花園裏。羣花都還做她們的清夢。那微雨偷偷洗去她們的塵垢，她們的甜軟的光澤便自煥發了。在那被洗去的浮艷下，我能看到她們在有日光時所深藏着的恬靜的紅，冷落的紫，和苦笑的白與綠。以前錦繡般在我眼前的，現在都帶了黯淡的顏色。——是愁着芳春的銷歇麼？是感着芳春的困倦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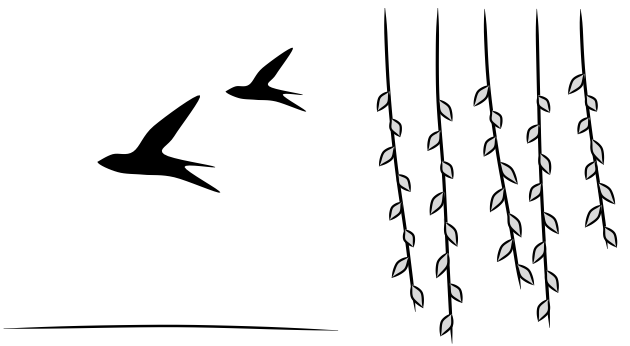
大約也因那濛濛的雨，園裏沒了穠郁的香氣。涓涓的東風祇吹來一縷縷餓了似的花香；夾帶着些潮濕的草叢的氣息和泥土的滋味。園外田畝和沼澤裏，又時時送過些新插的秧，少壯的麥，和成陰的柳樹的清新的蒸氣。這些雖非甜美，卻能強烈地刺激我的鼻觀，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聽着；也用心唱着。我終於被一種健康的麻痺襲取了，於是爲歌所有。此後只由歌獨自唱着，聽着；世界上便祇有歌聲了。

二一　一一　三　上海

（一）細雨如牛毛，揚州稱爲「毛雨」。

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喫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裏閃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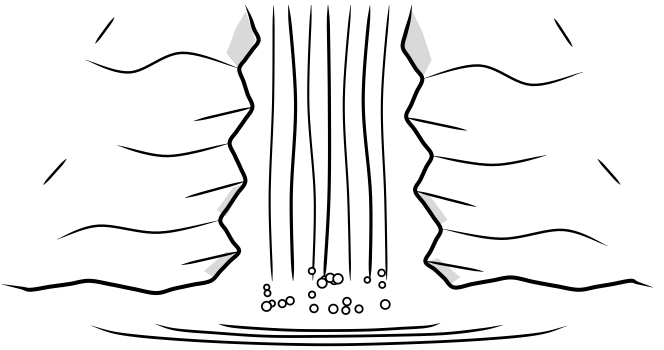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祇有徘徊罷了，祇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裏，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跡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

跡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甚麼一去不復返呢？

三　二八

緑



我第二次到仙岩（一）的時候，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梅雨潭是一個瀑布潭。仙岩有三個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花花的聲音；擡起頭，鑲在兩條溼溼的黑邊兒裏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對着那條瀑布；坐在亭邊，不必仰頭，便可見牠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個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彷彿一隻蒼鷹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個環兒擁着；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個秋季的薄陰的天氣。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着；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溼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響了。那瀑布從上面冲下，彷彿已被扯成大小的幾綹；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許多稜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那濺着的水花，晶瑩而多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紛紛落着。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像楊花，格外確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更是楊花了。——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倏的鑽了進去，再也尋牠不着。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着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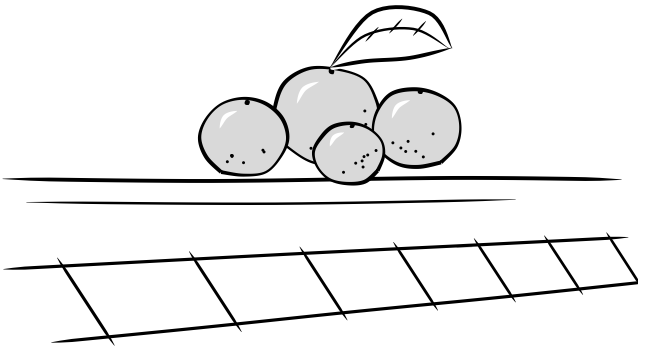
大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個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着有些遠呢！這平鋪着，厚積着的綠，着實可愛。她鬆鬆的皺縮着，像少婦拖着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着，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着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見過北京十刹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叢疊着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擬你呢？我怎麼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才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以爲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了。我若能挹你以爲眼，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睞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撫摩着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麼？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一）山名，瑞安的勝蹟。

二八 溫州作

背影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付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眞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

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眞是太聰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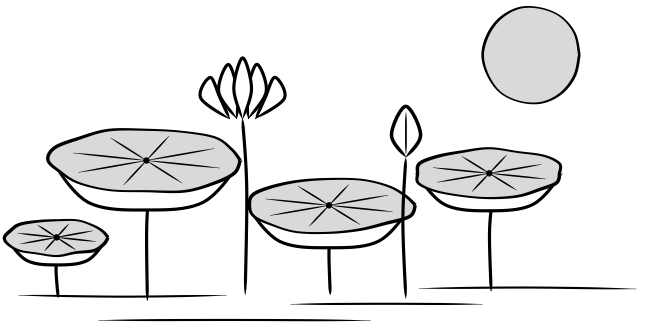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狠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

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十月在北京。

荷塘月色



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着閏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踱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嫣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

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爲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倩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爲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煙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爲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們是蕩着小船，唱着豔歌去的。采蓮人

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采蓮賦裏說得好：

> 於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杯；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

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眞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

於是又記起西洲曲裏的句子：

>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只不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這樣想着，猛一擡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北京清華園。

作者簡介

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原名自華，字佩弦。生於江蘇東海，六歲隨家定居揚州。

一九一六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次年升入哲學系，一九二〇年畢業。此後五年在浙江、江蘇各地的師範和中學教國文，〈匆匆〉〈綠〉都寫於這段時間。一九二四年出版詩文集《踪跡》。

一九二五年到清華學校任教，此後以散文創作和文學研究為主，一九二八年出版散文集《背影》。一九三一年赴英國進修，次年回國。曾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因十二指腸潰瘍病逝於北平。

起司樹 Cheese Tree 編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朱自清」條（版本 93197796）、維基文庫「作者：朱自清」頁（版本 2596884），二〇二六年十月十九日查閱。

插圖

〈歌聲〉 微雨中的花枝 …… 6
〈匆匆〉 柳枝與燕子 …… 10
〈綠〉 梅雨潭 …… 14
〈背影〉 月臺邊的橘子 …… 18
〈荷塘月色〉 月下荷塘 …… 22

各篇篇名頁的插圖都是程式繪製（AI 輔助），不是手繪。五張用同一套筆觸，內頁只用黑色和一個淺灰。

校訂記

本書文字以維基文庫固定版本為底本，與原書掃描逐字對照。校訂共九十七處：與底本不同的九十六處全部照原書（其中〈荷塘月色〉篇末日期一處掃描不清，依同書字形推定）；另一處原書印成上下兩點，依文意作「：」（見〈荷塘月色〉）。逐條的原書頁碼、行數見另附的《校訂表》。各篇摘要如下。

〈歌聲〉（三十二處）：用字照原書：「着」（底本作「著」，九處）、「麼」（底本作「麽」，本篇二處）、「祇」（底本作「只」，二處）、「彷彿」（底本作「仿佛」）、「箇」（底本作「個」）、「鬆」（底本作「松」）、「着祇覺」（底本作「著只覺」）、「羣」（底本作「群」）、「現在」（底本作「現有」）、「成陰」（底本作「成蔭」）、「麻痺」（底本作「麻痹」）；舊字形：「淸」（底本作「清」，三處）、「眞」（底本作「真」）、「爲」（底本作「為」）；標點照原書四處：補上原書的註號「（一）」（底本沒有）；補上原書的篇末日期和註（底本沒有）。

〈匆匆〉：跟底本相同。

〈綠〉（五十九處）：用字照原書：「着」（底本作「著」，二十六處）、「彷彿」（底本

作「仿佛」，四處）、「牠」（底本作「它」，二處）、「花花花花」（底本作「花換換換」）、「擡」（底本作「抬」）、「溼溼」（底本作「濕濕」）、「一隻」（底本作「一只」）、「溼」（底本作「濕」）、「沖」（底本作「沖」）、「稜角」（底本作「棱角」）、「搖蕩」（底本作「搖盪」）、「鬆鬆」（底本作「松松」）、「輭」（底本作「軟」）、「却」（底本作「卻」）、「十剎海」（底本作「什剎海」）、「明了」（底本作「明瞭」）；舊字形：「淸」（底本作「清」）、「淸淸」（底本作「清清」）、「爲」（底本作「為」，二處）；標點照原書八處；補上原書的註號「（一）」（底本沒有）；補上原書的篇末日期和註（底本沒有）。

〈背影〉（二處）：用字照原書：「獨力」（底本作「獨立」）、「了一信給我」（底本作「了一封信給我」）。

〈荷塘月色〉（四處）：舊字形：「淸」（底本作「清」）；標點照原書一處；「縷縷淸香」（底本誤作「縷縷清清香」，刪去重出的「清」）；「蕩舟心許；」原書印成上下兩點（形狀近「：」），依文意和同句對稱作「；」。

起司樹 Cheese Tree 編

排版說明

本書印刷版的開本與版心：二十五開（一四八×二一〇公釐），出血三公釐；思源宋體十點，行距一點七五倍，每行三十八字、每頁十六行。

直排細節：標點用直排字形，照教育部《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修訂版的直式規定；行首不放逗號、句號、頓號、分號、冒號、問號、驚嘆號和收尾的引號、括號、書名號，行尾不放開頭的引號、括號、書名號；全書不留孤字行。專名號、書名號照原書排在字的左邊。

書眉與頁碼：偶數頁放書名，奇數頁放篇名；篇名頁、留白頁不放，頁碼照算。留白頁：篇名頁都在右頁，跟內文第一頁成一個跨頁；前一篇結束在右頁時，下一個左頁留白。騎馬釘的頁數要是四的倍數，書末不足的頁也留白。

印刷：內頁單黑，封面四色，印刷檔是 PDF/X-1a，字型全部嵌入。三十二頁用騎馬釘；改成膠裝時，書背寬度＝頁數÷二×每張紙厚（照印刷廠的紙樣確認）。

檢查：每次排完都用程式從 PDF 讀回來，核對文字、頁碼、書眉、避頭尾、孤字、專名號和書名號、色彩、出血。